



## 〈聚芳亭圖〉卷考

江秋萌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聚芳亭圖〉長卷是元代齋室圖題材中典型之例，本文擬對閔介甫（西元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中）聚芳亭修築往事、題跋與流傳作一考證，說明此卷由元末閔介甫、閔彥舉（生卒不詳）和明代重臣閔珪（1430-1511）百年來徵集題詠，閔氏一族珍襲三百年，成爲閔氏傳承的家族記憶。

## 聚芳亭往事

閔氏自靖康南渡後定居湖州晟舍，到元代已是吳興望族，至明更成為科舉大族，同時在明末興盛的出版業亦佔據一席之地，〈聚芳亭圖〉卷（圖1）見證了這一輝煌家族初興時與周遭文人交際的繁華景象。至正癸巳（1353），閔介甫請畫家鄭禧（活躍於十四世紀）為自己的聚芳亭作圖，廣邀題詠，成一巨帙，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卷前有明代李東陽（1447-1516）篆書「聚芳亭」，卷後有元人亦山陳遇（生卒不詳）序；苕溪趙順仁、吳興陳明德、峨眉康原壽、吳興沈融、龜谿沈□、吳興倪駿、古汴趙桐生、妙湛、族姪孫黃鉉、吳興趙肅、華亭衛毅、長城丁志仁、吳興朱行義、亦山陳恂、趙道汝、趙守貞、吳江報恩平宗道、平湖錢永壽跋；又明李東陽、王世貞、文彭、陳良謨、吳夢暘跋，共計二十四段。

聚芳亭主人閔介甫之生平無考，「介甫」應是他的字，陳遇在序中稱他為「介甫提舉」，但未講明具體官職，李東陽認為「提舉則鄉俗所稱，如待詔將仕之類耳」。他應該是一位文士，題跋中康原壽稱他「讀書解探蹟，霧豹文彬彬。會心遂有得，枕漱臨芳津」，讚其居家讀書的悠然自得。按《晟舍鎮志》記載，「聚芳亭，元閔天福別墅。明季遭巨寇鄭九毀。」<sup>1</sup>可知天福是介甫的名。按晟舍閔氏族譜中有介甫家世的線索：

（閔）德淵，行十六，子仁則，號友山。

娶許氏，子天福……元世祖至元間以文學被省檄典歸安教，因稱十六教諭。生於宋景定間（1260-1265），卒於元順帝至元（1335-1340）間。<sup>2</sup>

陳遇1355年的序中稱介甫「年高而德劭」，已是一位老人，若其父卒於後至元年間，則正相

合，亦可推測他本人或生於十三世紀末。閔德淵既然長於文學，能夠在元初被擢為教諭，家學淵源之下介甫能文就理所當然了。並且家富資產，「居鄉重信義輕施予，值歲奇荒，輸粟賑一縣之飢」，頗有財力。德淵曾為先人修塋，至治辛酉（1321）建成後，請同鄉趙孟頫（1254-1322）命名並書匾「崇順庵」，張世昌作記，在記中稱閔氏「家裕而文，為鄉望族」。<sup>3</sup>

閔介甫營建聚芳亭為休憩的別墅，延請一方名士為文做賦，今卷後在最前的是陳遇之序：

聚芳亭者，晟溪介甫提舉游息之所也。其扁則九皋學士之所書也，其他名士吟詠，已成鉅軸。其芳之所以聚，與亭之所以名，亦略盡之，顧余薰陋，何足以道萬一。然觀其亭之大，僅容數客，其花木不過數品，頗有閑雅幽深之趣，似與騷壇麗製，若不相似者。及登亭而望，則翠弁諸毗峨其西，何道諸峰環其西南，洞庭三十六峰迤其北東。其遠則參差煙樹，若圖若畫；其近則掩映幽花，如錦如繡。凝眸而視，則紛紅駭綠，自獻於几席。屏息而坐，則生香異馥自呈於鼻觀。曠而夷，窅而深，一舉而兼有之。信乎斯亭之能聚芳，而眾芳之聚斯亭也。大抵昔人之作亭選勝，必因其自然，其他栽花種柳，出於人為者不與也。而況介甫年高而德劭，富而好禮，棣萼聯輝，蘭桂並秀，風朝月夕，相聚於此亭之上，其聚芳不翅草木之芳而已也。若其騷人墨客，來游來歌，含英咀華，繪辭繡句，聚草木之芳於筆端之下，播之遠而貽之久，使夫人思登此亭而不可得，此又名亭之餘意。因書以序於其端云。至正乙未（1355）九月日，進士都省授紹興路



102 〈聚芳亭圖〉卷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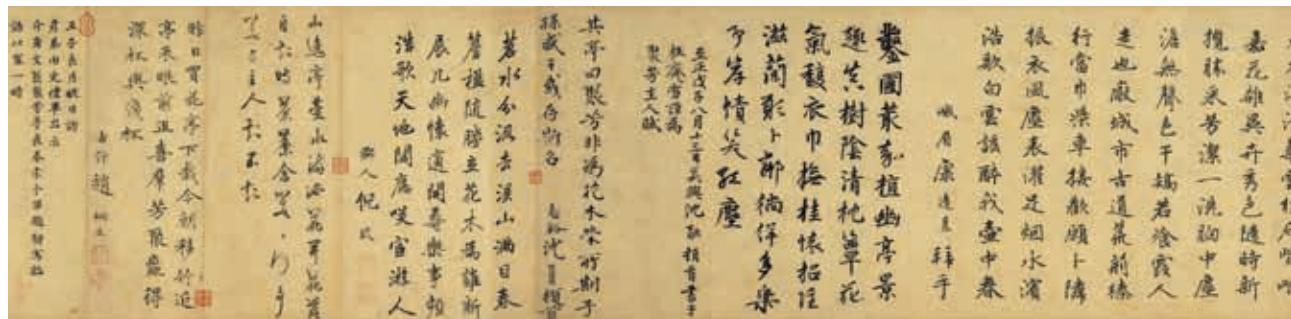


圖1 元 鄭禧 聚芳亭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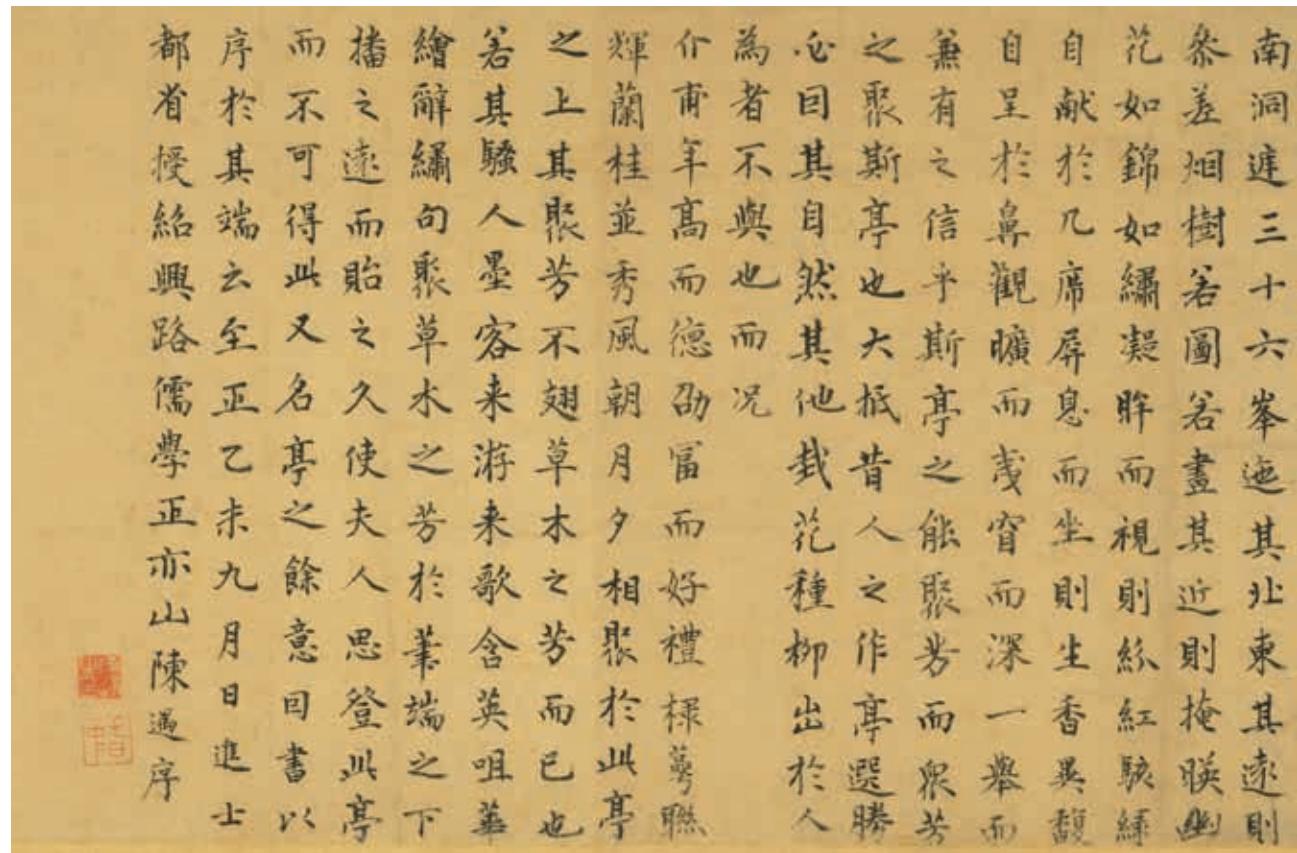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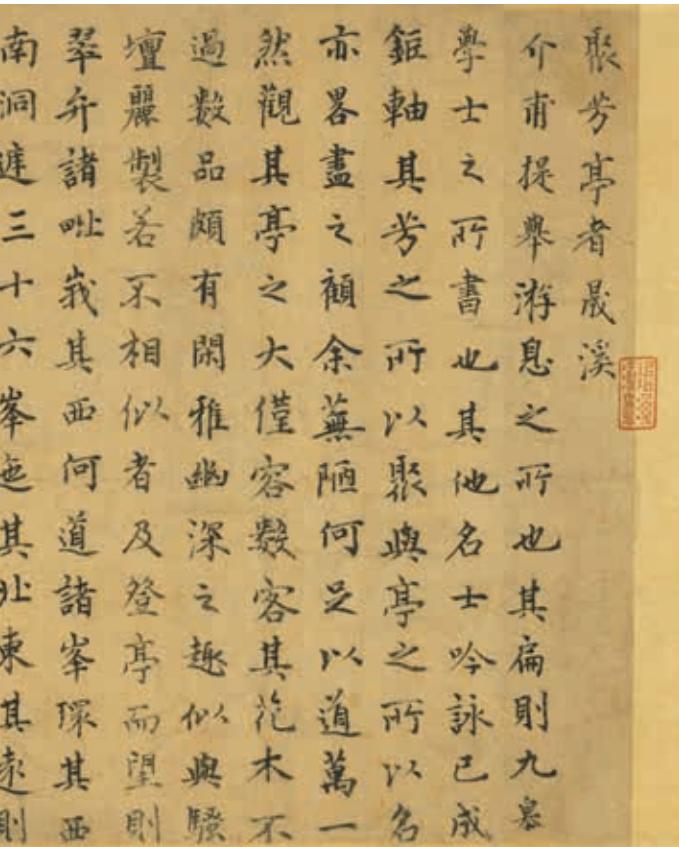


圖2 〈聚芳亭圖〉卷陳遇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儒學正亦山陳遇序。（圖2）

從文中可知，「九皋學士」為閔介甫書寫聚芳亭匾額，其人不可考。元代齋室主人常將書齋或居室的篆書匾文裝裱在為亭館所作的詩文長卷之前，成為後世書畫引首文字的前身。<sup>4</sup>例如朱德潤（1294-1365）為周馳（生卒不詳）作〈秀野軒圖〉卷前有周伯琦（1298-1369）篆書「秀野軒」大字，圖後朱德潤〈秀野軒記〉中說「江浙行省左丞周公（即周伯琦）題其軒之顏曰秀野」，說明此三個大字是其軒匾額的底本。在元代存在的大量此類繪畫，許多都遵循共同的格套，即將齋室名的篆書裝裱在畫前，這一篆書很可能就是齋室匾額的底本（元代篆

刻上石一般認為已經不再需要書法家親自書丹在石了），類似的例子除〈秀野軒圖〉外，還有〈良常草堂圖〉、〈竹西草堂圖〉等。這種風氣也延續到明代，如現藏四川省博物館的佚名〈壽樸堂圖〉，卷前楷書大字「壽樸堂」落款「孟舉」，與卷後記文中「……舊作堂而臨之，詹孟舉題其楣曰壽樸」相應。因此筆者認為此處「九皋學士」所書「聚芳亭」既是亭之匾額，亦是卷之「引首」。然「九皋學士」的書跡早在李東陽之前就已經遺失，因此明代此卷的擁有者閔珪請李東陽重新補書，裝裱在前，證據即李東陽記中說「予既為補書亭扁于卷首」，說明他亦認可自己的篆書也是亭匾。卷後諸元



人中書年款最早，是沈融「至正戊子八月十三日，吳興沈融頓首書于經雪齋，謹為聚芳主人賦」，時在 1348 年，要早於陳遇之序，因此陳遇說「其他名士吟詠，已成鉅軸……因書以序於其端云」。而鄭禧之畫在 1353 年，因此可知，閔介甫在修築聚芳亭後，先請九皋學士書寫亭名匾額，然後廣邀題詠，有的可能是親自來亭中遊玩後落筆賦詩，有的可能由介甫寫信求詩，因此寄回詩箋。從實物來看，不少詩作是單獨成一小段，如趙順仁、陳明德、倪駿、趙桐生跋，包括陳遇之序，均是獨立一紙，後來才裱接在一起。亭成至少五年之後，閔介甫又請鄭禧作了這幅〈聚芳亭圖〉，又兩年方有序文。

依據序文，聚芳亭是一座面積不大的小亭，僅容數人，培植有數種花木。亭周圍的景色，西有翠弁山即弁山，西南則有道場山、何山等峰，東北遙望太湖上洞庭諸峰，群峰環繞，均苔蘚名山，可供遠眺。我們可以進一步透過其他詩文一窺聚芳亭之貌：「會心遂有得，枕漱臨芳津」（康原壽），「苔水分流去，溪山滿目春」（倪駿），「舟經巖舍□（字跡剝落）維纜，逕造何須問主人」（趙肅），應有溪水流經，或是巖溪分支，可以乘船抵達。「山遠亭臺水滿池，花開花落自知時」（未落款），「幽亭新結倚林塘，勝日攜壺攬眾芳」（衛毅），「更看池上月，波影漾金鱗」（丁志仁），「聚芳亭構巖溪上，疊石開池春滿園」（朱行義），「佳木繁陰遠四圍，中藏亭館藕花池。細排石子通三徑，巧葺屏花樂四時」（趙道汝），閔介甫不僅修一小亭，移植花卉，還開鑿引水造池，並堆疊假山，建石子小徑，可以想見其幽深。

這方園池是閔介甫暇日讀書和與友人宴飲之地，陳明德〈聚芳亭歌〉道出亭中聚會宴飲的場景：「美人紅袖金鏤衣，笑入東風勸綠醑。願言四季長是春，聚芳亭上醉閑身。人生有樂不肯樂，何用局束驅紅塵。」花日相映，還有歌伎美人助興，宴樂之樂，賦詩之興，匯聚在此。

此亭和亭圖詩卷一起被閔介甫後人繼承，壬子年（1372）疇隱道人妙湛前來拜訪的「彥舉內史」，可能就是介甫之子。此時已經入明，介甫或許已經故去，題詩者多為晚輩。彥舉出而為官，應與家族殷實又知文有關，也可見從明初起閔氏已開始仕宦之路。

### 〈聚芳亭圖〉

畫家鄭禧，字熙之，又作禧之，是蘇州人，《圖繪寶鑒》記載他「善畫山水，學董源筆法，



圖3 〈聚芳亭圖〉畫心

用墨清潤可愛，畫墨竹禽鳥法趙文敏，惜乎夭折」。《書史會要》則稱他「亦善書」。<sup>5</sup>此畫是他存世有款山水畫孤例，明清著錄中另有戊辰年（1328）作〈林泉高蹈〉圖，是平遠山水，以及至正辛卯（1351）作〈滄波罷釣圖〉。<sup>6</sup>元人亦留有題畫詩，如鄭元祐〈鄭禧之古木圖〉等。<sup>7</sup>

本圖畫心為絹本淡設色（圖3），做對角線式構圖，左下角佈置土石，右半部留空為水面。各色雜樹掩映下茅亭一所，主人在亭中，亭前還有一些低矮灌木，以狀種植的花木。石頭、岸腳和叢樹從左下向右上延伸退去；中景部分，有山脊彎曲退後的山峰，墨色更淡的遠山向遠方逶迤而去。全畫用披麻皴，呈現柔軟渾圓的土質山石，與記載中習用董源法相合；岸邊用淡墨粗筆寫出的水波紋，讓人聯想到陳琳〈溪鳧圖〉中趙孟頫所添加的水紋，頗有文人意趣。

（圖4）對於聚芳亭的描繪，又不同於倪瓈畫中只作簡單輪廓、幾根線做柱子的草亭，畫出了臺基和階梯、外圈簷柱、屋身的格子門，以及擺放在屋內的素白屏風，顯示出畫家糅合文人品味與職業畫家的精心。

元代繪製文人齋室圖成為流行，明代鑒賞家張丑（1577-1643）已觀察到「元寫軒亭，如趙孟頫〈鷗波亭〉、王蒙（1308-1385）〈琴鶴軒〉之類」。<sup>8</sup>現存齋室圖中著名者如朱德潤為周馳作〈秀野軒圖〉、張渥（生卒不詳）為楊謙（1283-？）作〈竹西草堂圖〉等，其構圖都有一致的模式：齋室置於前景一角，屋內佈置簡單，多有屏風，主人或坐書桌前，或在屋外以閒適姿態看向山水，另一面是廣闊江面。對照上文分析的聚芳亭實貌，不難發現鄭禧並未對景寫生，園中水池、假山都沒有表現，聚芳亭所處環境本來臨近溪水，這裡改為在其他齋室



圖4 元 陳琳 溪鳧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中可見的大片水面。從詩文描述來看是聚芳亭一處「巋然結構森畫梁」的精緻亭苑，是「麗色團圓明几席」的明媚景色，而畫面表現的是平淡的江南景色，這種簡化處理和氛圍的轉變，證明鄭禧沿用了齋室圖中的一般樣式，正如高居翰認為「這些畫同樣應該被看出是屬於功能型的，它們的風格應該被理解為與隱逸類型畫的要求相一致的；是遵循一種固定圖式的，而不僅只是一系列藝術家獨自的發明。」<sup>9</sup>

清畫家王翬（1632-1717）在一件以披麻皴畫平遠景致的仿古山水上，題語：「隨筆遊戲，酷似鄭僖，深入元人勝處矣。」<sup>10</sup>可知鄭禧在後世心目中可作為元人風格的典型，〈聚芳亭圖〉

作為他唯一留存於世的作品，讓我們得以一瞥他的筆墨，較之同時期學習董源風格的畫家如黃公望（1269-1354）、趙元（?-1376後），更見濕潤、柔和。此圖亦顯示出他如何以自身技法適應齋室圖的一般模式，達成受畫人的期望。

### 集詠傳名

卷後題跋多元末人，作序者陳遇，字時中，從落款中知他出身進士，這在當時無疑是鳳毛麟角，後出任學官，也是元代士人主要的出路之一。<sup>11</sup>作為一路學正，被邀請題序冠於諸跋。倪駿（生卒不詳）字子遠，《吳興備志》中提到他任松江教授，亦學官。<sup>12</sup>趙肅（生卒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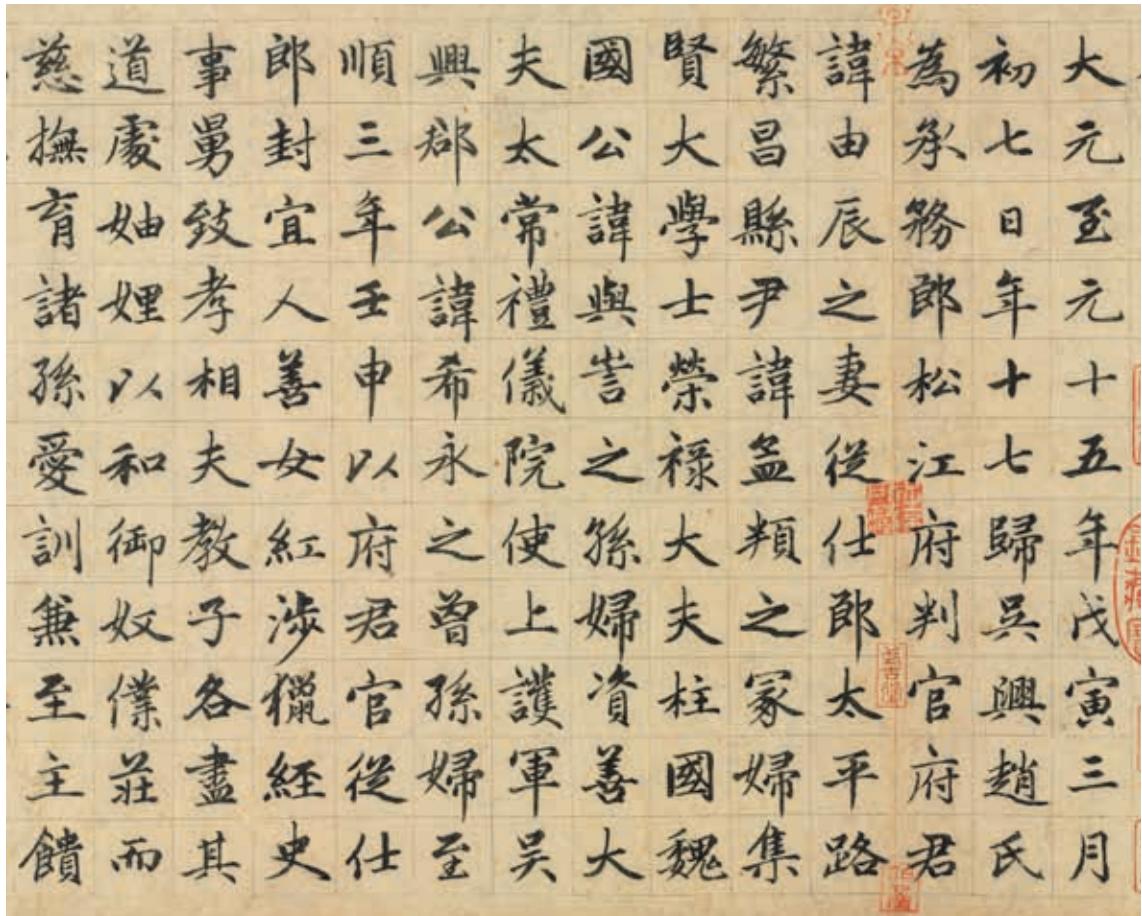


圖5-1 元 趙肅 書母衛宜人墓誌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則是趙孟頫五兄趙孟頫之子趙由宸之子，即趙孟頫的侄孫，曾被誤認為趙孟頫書的〈衛宜人墓志銘〉其實出自他的手筆。從該墓誌可知，趙肅為由宸獨子，任將仕佐郎松江府華亭縣務稅課大使，稅課大使為元代新置，屬院務官，將仕佐郎為其階，元為從八品。對照題跋於墓銘，可見其筆跡一致（圖5-1、5-2），脫於趙孟頫之形模，但略顯乾瘦、僵硬。同卷趙桐生，按墓志銘是趙肅之子，為鄉貢進士，曾任溫州路宗晦書院山長。

其餘人的生平則已湮滅難考，但從落款來看，他們大多是周邊土人，例如同郡的吳興：

或是平湖，按李東陽跋「平湖本漢邑，後隸海鹽，本朝宣德間，始析為縣，隸嘉興府」，嘉興與湖州相鄰；龜溪即德清，亦屬湖州；吳江即蘇州，與湖州隔太湖相望，往來亦便捷。其中也有閔氏族親，如黃鉉自稱「族姪孫」，實因戚舍黃氏與閔氏關係緊密，「姓雖二，而宗則同」。<sup>13</sup>閔氏與趙氏也是舊相識，除趙孟頫為閔德淵書「崇順庵」匾外，趙雍也為元末閔遜題「雲巢」匾額。<sup>14</sup>

題詩者中大多是儒士，也有如疇隱道人妙湛這樣的道士，更有龜溪沈某用八思巴字書名（圖6），按當時有漢人用蒙古名的現象，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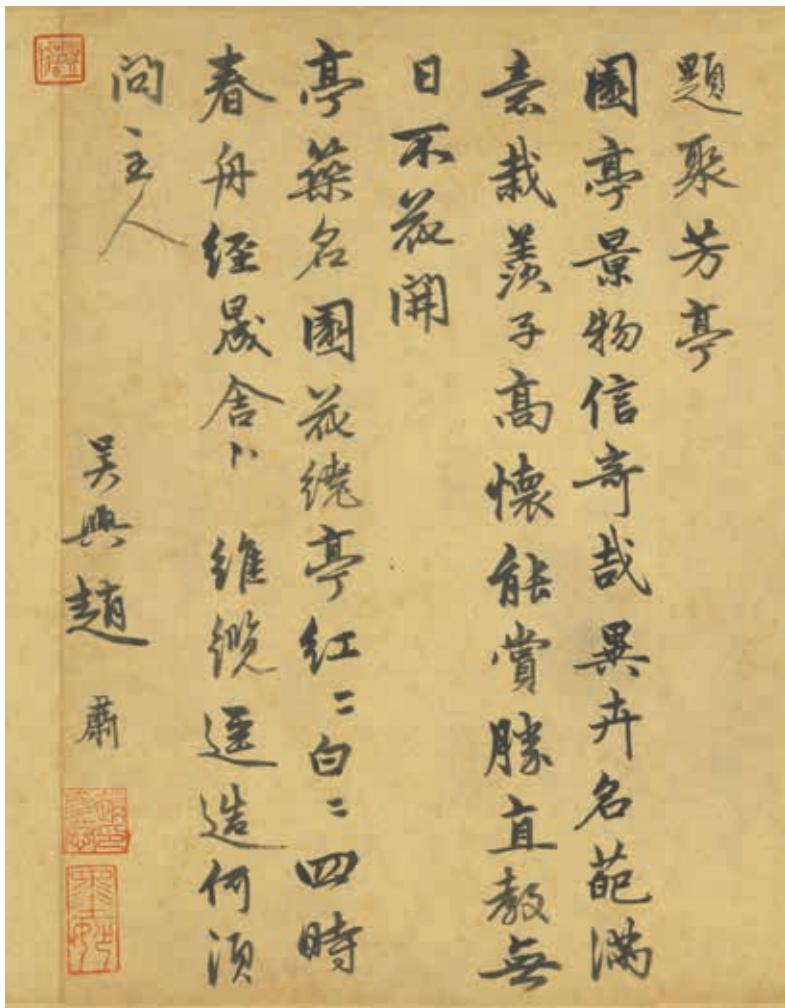


圖5-2 〈聚芳亭圖〉卷趙肅跋



圖6 〈聚芳亭圖〉卷沈□跋

於元廷賜名，或是自己取蒙古名以爭取靠近蒙古國族謀求利益。<sup>15</sup>

這些人有共同的特點，即大部分在後世都不甚知名，史傳無載，但都有較好的詩文和書法修養，居住或寓居在吳興及附近，是當地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文士或是官員；書法大多可見趙孟頫風格，趙肅、趙桐生這樣的趙氏後代自不必說，包括峨眉康原壽，華麗遒勁，完全脫胎於子昂，頗有水平。（圖7）和良常草堂、水竹居、聽雨樓之類元末著名的齋室相比，聚芳

亭默默無聞，來往雅集之人更比不上玉山，〈聚芳亭圖〉卷能夠保存至今主要是作為閔氏家族文物得以代代寶藏，但聚芳亭主賓呈現出一個地方望族、中下階層文人圈交往的一角，以及湖州地區飽受趙孟頫影響的一般士人的書法風貌、齋室詩畫卷繪製風氣之瀰漫。

晟舍閔氏最盛之時在有明一代，其盛之始就是〈聚芳亭圖〉卷後來的擁有者閔珪。閔珪字朝瑛，自天順八年登第，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正德二年（1507）致仕，後獲賜謚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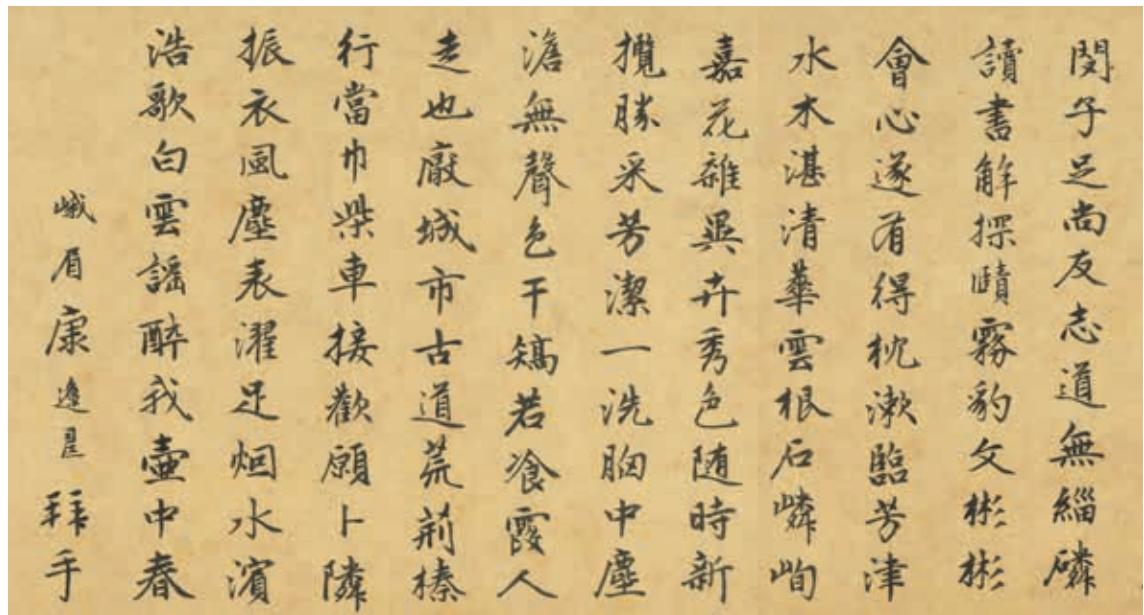


圖7 〈聚芳亭圖〉卷康原壽跋

懿公，他的相貌還保留在呂文英、呂紀合作的〈竹園壽集圖〉中。「而閔氏贈尚書公綬，實生莊懿公珪，爲時名臣，多更定律令，載在國典，而晟舍閔氏始著於天下。」<sup>16</sup>自此閔氏成爲科第豪門，明清兩代培育出十九名進士，五十二名舉人，「綽楔連云，目不暇接」。<sup>17</sup>

閔珪發跡之後，積極投入對家族歷史和榮譽的整理。成化戊戌（1478）年，任廣東按察副使的閔珪著手主持編修了第一部吳興晟舍閔氏宗譜。<sup>18</sup>退休當年又請同年好友李東陽題跋此〈聚芳亭圖〉卷，其原因正如李東陽所說，經歷元末亂世，得以保存的故家文獻實爲罕有，這樣詩跡斑斑的長卷，正是閔氏風雅傳統的見證，今日再有當時高官題跋，無疑有助於提振家族聲望。

這一思路在閔珪之後延續，閔珪孫一鶴請王世貞（1526-1590）在隆慶三年（1569）再跋，距李東陽時又已六十餘年。之後又有閔聲甫請文彭（1498-1573）、陳良謨（1482-1572）相繼

在1570、1572年題詩，以及閔竑致請吳夢暘（生卒不詳）之題。陳良謨字士亮，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四川道監察御史，明末殉難；<sup>19</sup>吳夢暘字允兆，浙江歸安人，頗有詩名，錢謙益（1582-1664）稱他爲萬曆間吳興能詩的四子之一。<sup>20</sup>元代的題跋者以親朋好友和鄉賢爲主，明代的幾則題跋則是邀請當時知名人士，欲使亭名流傳，以謀不朽。

### 結語

明末，晟舍遭到巨盜鄭九焚掠，十室九空，元明時代累積的名園美池毀壞殆盡，聚芳亭也未能倖免。〈聚芳亭圖〉卷也在此時流出，從「安儀周家珍藏」、「思原堂」、「麓邨」等印可知，被清初大藏家安儀周（1685-1746？）收入囊中。又有騎縫印「秋碧」「蒼巖」和其他藏印，梁清標（1619-1691）也曾經手，最終進入清內府收藏，與它的家族土壤分離。

閔介甫曾出仕做過小官，聚芳亭是他退休

後所營建。花木之栽種是「聚芳」的第一層含義，文士匯聚優遊，又將草木之芳施於筆端是第二層，讚頌、祝願子孫繁盛相輝是第三層。介甫是本地有財力的士紳，他希望通過紙絹將亭名遠播，更使主人姓名流傳後世。〈聚芳亭圖〉卷保存了書寫齋室名的篆書，表現齋室和周圍環境的畫作，解釋齋室來由、介紹主人事

跡的記文，和延綿兩個朝代的題詠，難得地將創作時的樣貌大致保存下來，完整展示了一件描繪文人居所的畫作如何被定制、觀賞、使用和流傳。閔介甫身後，從元末至明終，閔氏一族珍襲〈聚芳亭〉卷三百年，成為傳承的家族記憶。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候選人

#### 註釋：

1. (清) 閔寶梁，《晟舍鎮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清抄本），冊24，卷1，頁978。
2. (清) 閔思端，《閔氏家乘》，轉引自張銀龍，《晟溪流芳——湖州晟舍閔氏家族史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2），頁12。
3. (元) 張世昌，〈崇順庵蘭若記〉，收入閔寶梁，《晟舍鎮志》，頁1141。
4. 徐邦達，《古書畫鑒定概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37。
5. (元) 夏文彥，《圖繪寶鑑》，收入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據毛氏津逮秘書本點校，1963），頁135；(元) 陶宗儀，《書史會要》，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據四庫全書本點校，1992），卷7，頁63。
6. 印第安波利斯藝術博物館（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還藏有一件〈丹楓雙鳥圖〉，但畫上並無畫家款印。〈林泉高蹈圖〉、〈滄波寵鈞圖〉分別見(清)吳其貞撰，邵彥校點，《書畫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據四庫全書抄本影印本點校，2000），頁278；龐元濟選，李保民校點，《虛齋名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民國十三年自刊本點校，2016），頁398。
7. (元) 鄭元佑撰，徐永明校點，《鄭元祐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據弘治九年張習刻本點校，2010），頁52。
8. (明) 張丑，《清河書畫舫》，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四》（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據乾隆廿八年池北草堂刻本與清釋就堂抄本點校，1993），頁351。
9. 高居翰，〈中國繪畫史三題〉，收入畢斐譯，范景中、高昕丹編，《風格與觀念——高居翰中國繪畫史文集》（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1），頁46。
10. (清) 王翬繪，《國家圖書館藏王石谷名畫集》（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3），頁27。
11. 可參見蕭啓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收入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404-408。
12. (明) 董斯張，《(崇禎)吳興備志》：「陳潤祖，東遷人，宋參知政事存之孫，以道德文章開發後進，若太平尉趙彥恭、松江教授倪子遠、徽州推官吳本立、衢州推官張安國，皆其門人也。」，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2，頁643。
13. (清) 江朝宗，〈重修雙林黃氏支譜序〉，轉引自張銀龍，《晟溪流芳——湖州晟舍閔氏家族史研究》，頁13。
14. (清) 閔寶梁，《晟舍鎮志》，頁1127。
15. 感謝沈麗幫助辨識此處文字為八思巴字。類似情形在當時多見，可見宮崎市定，〈從元朝統治下的蒙古職官看蒙漢關係〉，收入宮崎市定著，張學鋒、馬雲超譯，《宮崎市定亞洲史論考·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1043。
16. (明) 董份，〈明故雲南臨安府檢校東軒閔先生墓志銘〉，收入《沁園詩文集》（吳興劉氏嘉業堂刊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卷34，頁5a。
17. 張銀龍，《晟溪流芳——湖州晟舍閔氏家族史研究》，頁103。
18. 此家譜編成不久後毀於失火，見張銀龍，《晟溪流芳——湖州晟舍閔氏家族史研究》，頁25、75。
19. (清)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據武英殿原刊本標點，2013），冊22，卷262，頁6865。
20. (清)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康熙三十七年錢陸燦集《列朝詩集小傳》本點校，1983），丁集上附「金陵社集諸詩人」條，頁463。